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孫奭疏

趙氏註

滕文公昔滕國名文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

猶備露公問陳於孔

疏

正義曰前篇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

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

子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

公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註分之遂成上下卷據

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

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憫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
善修學校勸權義初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抽
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舜子幽谷
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
直正在其餘一章趙註分為下卷各有叙焉○註屬文公至
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魯公七年社稷注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蓋法曰慈惠愛民曰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五十六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為之篇顯故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之寧之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三三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三之後也

三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慶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與文公相直也後世避諱政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吾言有

道一而已矣惟有成闢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行善耳復何疑邪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闢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

何為畏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

若是言自有為者若無端無幾成闢不畏公明儀曰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明儀者魯之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徧大五十書曰若藥不瞑眩

疾不瘳書堯篇也瞑眩藥少人疾先使瞑眩疏

公為世子至厥疾不瘳○正義曰此章言人上當則聖人

仁行善者也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不見

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謂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為

子之將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言

其人皆言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善言

必亮愛之舉言於世子六公以其欲勉世子文公也
後而見孟子曰世子之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若
宋國也孟子曰世子之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若
道之在天下而一而已也惟當善行焉何必復疑
引之自成一節常謂齊景公曰彼之尊貴者即丈夫
夫之言即一目我何畏彼之哉是言我能為之亦如
可也人有謂長頸淵有曰我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
焉也公明儀曰王我師也周公也子何人何人
又公明儀曰王我師也周公也子何人何人
以公明儀曰王我師也周公也子何人何人
之國也故曰節可以為善國善曰若無節則時
此節今之尚書也命之善文也孟子引書云若無
節云今之尚書也命之善文也孟子引書云若無

之所嫌乃引此而喻之抑亦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
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註文公為世子至勉世子也
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也云隱有考公與文公之
定公相直其子元公為文公以其能文民大慮故以定為
公為定公元公為文公以其能文民大慮故以定為
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為文公也定公之號周有文公者
王之各其蓋與隱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至焉元公者
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於六國
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僭之也以其國人
樂公而已○註云成謂勇果者也公明儀賢者也○
以意推之則成謂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
禮於禮弓有公明儀而註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
所載學若亦不必規規於求極焉○註若樂不與
必瞻眩極其病乃除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
欲其出切言以自警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
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不至
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世子之傳也大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二血子

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善也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

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今世子如曾子之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齋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必然友

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行父兄百官皆不欲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

且志曰喪祭從先

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也志曰喪祭之事各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

我問于子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也當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

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

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臣若深墨也

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

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發下以為俗尚加也偃伏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誠在我 世三問之

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及至三年

未三年居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三也三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皆世子之能行禮也

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

諸侯之殯來弔會者見世子之號

悴哀戚大既其孝行之高與也

事莫當於季康莫大於

公薨晉履文公之也

言於宋於心終不意今也

子然後行車者然友世子之傳也

世子

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在終不為忘之

也

喪之事然友之

乃在鄰國問孟子以出子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

固所自盡也者孟子曰然友謂不亦善乎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當以禮事事之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其禮也

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踰踊哭泣哀以送之

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九十三

曰齊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

行且不逆意則可矣。註謂

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

與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

葬月外姻至父大喪記云父

公問為國子孟子曰民車

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

詩云

三業屋其始播百穀

無休已。民之為道也

者無同心苟無同心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問

民也考有仁人在位

問民而可為也

民也考有仁人在位

所謂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

凡百官言亦行謂之也

夫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

公元三年云天子七月而葬

至大夫三月同位至王

之喪居倚廬是也。滕文

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

詩亦風七月之篇言教民

事起亦民之為道也

者無同心苟無同心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問

民而可為也

民而可為也

民而可為也

民而可為也

且其言之

於民有制

富而不仁矣為仁不富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助者藉也

龍子曰

於貢其者校數歲之中

者之貢者校數歲以

者之貢者校數歲以

者之貢者校數歲以

者之貢者校數歲以

者之貢者校數歲以

者之貢者校數歲以

者之貢者校數歲以

者之貢者校數歲以

者之貢者校數歲以

君必恭儉禮下取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陽虎曰為

民多取之而不為虐則

不足則必取盈焉之也

取於民不為虐也而反以虐之也

為民父母使民矜矜然

恭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民父母也息之

矣古者諸侯賜大夫一命

夫世祿滕國行也

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

私惟助為有公田由

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

交我田也猶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

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矣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善者養者老幼者教以禮義

代同名皆謂之學學字人倫人倫者人事也人倫明於上

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三者

也有行三三之道而興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

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大工二篇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復修公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也

公欲使庶民

使與戰問井地

畢戰勝臣也 向古井田之去時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急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

不平子畢戰也 經亦界也 必先正其經界

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經界地福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

君子莫治野人莫養君子

國亦有井田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士什一使自

賦九一者井田以九項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

不行也 國中什一者周禮國田二十而助一助行也

責之什一也而如也 自從也 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也

而助之國中使兼本賦也 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餘夫二十五畝古者鄉以下至於上皆受田

之圭田所需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紳士無圭田

受田其餘者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

夫圭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三田

也 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也

死徙無出鄉死謂葬死也 徙謂受土易居也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

親睦也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愚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
息也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
方里而井之九

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也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公田之田

中也宵夜中也及爾爾暇之時則中疾重蓋其野外之

事始與以為備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無休已孟子所以

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

民而可為也者此義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五

子為齊宣陳之也此篇蓋因文公為治國之道故孟子復此

有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以恭則不侮人儉則不辱人

非特不侮人不辱人且又禮下接於賢人其取民之威又

行一之制什一蓋十分則取一而已陽虎曰為富不仁矣

仁不富矣者陽虎管季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

善者則常樂民之財財為己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

得享之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五十而助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已夏后氏五十而

十人百畝而助也周人之時民耕百畝其助取之賦則一

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小與其勤勞者也出錄者以其有
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雖未任居官得食
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詩云雨我公田遂乃我私推
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若此詩蓋小雅大田之
篇文也惟助至助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
其詩蓋謂民樂其上願效天之先兩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
也孟子緣此而觀之蓋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助
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為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孟
子於此所以復下其周之亦有助法而取民之賦蓋謂其真
善於助之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勸之者此孟子亦言其
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不特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
又當設庠序學校以勸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教者教也
也平者教也至是為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
教之義也言庠者所以養之老於此者也按者所以教
於此者也庠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者
也詩云文王既庶之時謂之序周之時謂之庠然而為學
之序也文王既庶之序所以明人倫之用之必求其
民既庶之序所以明人倫之用之必求其
為三者之序也孟子所以區區為滕文公言及此又欲
古世民也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三之謂

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小與其勤勞者也出錄者以其有
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雖未任居官得食
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詩云雨我公田遂乃我私推
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若此詩蓋小雅大田之
篇文也惟助至助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
其詩蓋謂民樂其上願效天之先兩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
也孟子緣此而觀之蓋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助
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為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孟
子於此所以復下其周之亦有助法而取民之賦蓋謂其真
善於助之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勸之者此孟子亦言其
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不特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
又當設庠序學校以勸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教者教也
也平者教也至是為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
教之義也言庠者所以養之老於此者也按者所以教
於此者也庠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者
也詩云文王既庶之時謂之序周之時謂之庠然而為學
之序也文王既庶之序所以明人倫之用之必求其
民既庶之序所以明人倫之用之必求其
為三者之序也孟子所以區區為滕文公言及此又欲
古世民也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三之謂

子亦行之不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
其若國之謂也孟子言文公但能行如命而治而亦
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此勉文公使庶幾新其國也便
問井地事戰勝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為國之道孟子
告之民事真誠禮義之意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
井地之制也子曰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者
三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地之制也孟子言一
君新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先
六與民同行之耳夫仁政必自經界為始如經界不能正
則其地田此不鈞齊井地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為
汝子云穀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言
此可身重一君汙吏之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以此者孟
子言君不為暴君汙吏不為汚吏也故如是云然經界既
而實之也以其言其善也夫滕地小耕為君子焉將為
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
國土墾之地極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為之君子人焉為之
野人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之野人無野人則莫能養之

君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足
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至若夫潤澤之
則在君與子矣若此皆孟子言滕國為善政故以是請教之
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田之制以九中而助佐公田為之賦
國中墾園以什一之法使貢自賦之以其一中取一也古者
自鄉以下皆有其圭田謂之圭曰者所以名其地而供祭祀
之田也言自鄉以下皆受此圭田王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以
其一家之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亦受此圭田二十
五畝而已死徙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無出其本鄉耳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皆
心也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遠以
親陳來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救其困急則百姓親睦以
其一井之田有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以共其九百畝於井中
百畝為公田之苗穀八家皆私百畝以其八口之家皆受八
百畝以為己之私田苗穀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助若夫
以其八口之家同共耕養其公田乃至公田之事了為
之事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圖不

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天加之也
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子者稱焉職為子也
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宵夜也
井也箋云爾女也此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事以時
聖急也乘治也一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
殺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盛
死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魯貨
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
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賢也
註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勅也○正義曰此蓋幽
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注兩於公田田及
民恬君德蒙其餘惠○註洪範尋倫攸叙○二善
云魯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知也此大也
陳之於武王者也○註詩大雅文王之篇○
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早來胥宇而國不
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前考美之也○
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正義曰鄭註云小
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以井之字因取名焉
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鄭箋云
地九夫為井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皆民田有不
具者有

一易者有再易者焉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少康在
夏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
古於矣九夫為井者方一田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
經之匠人為之溝血相包乃成耳○註周禮園廩二十而稅
二○正義曰鄭司農云園廩亦輕之者園廩無穀園少利也
註不為禮曰餘夫亦加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鄭司
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
其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
不稅也夫圭田無征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
註周禮曰八曰方以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
二而當一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
以官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以
官得民註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擊聯綴也牧州
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儒諸侯得民
長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為大宗牧族者也鄭司農云三謂公
卿大夫世世食至不絕者也吏小吏在鄉邑者文謂同
合耦耦作者數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者使其
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大宰之職有是以掌之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滕文公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

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蓋

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蓋

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陳相見孟子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也陳相言許行以為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饑寒之

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愛也

豈得賢自言許子以為士賢君當與民並耕而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

然相曰然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

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

許子冠乎孟子問曰冠相曰曰奚冠孟子問

曰冠素相曰許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曰害於

耕相曰織紡害於曰許子以金甌粟以鐵耕乎

曰然相曰自為之與孟子

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不憚煩械器之物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

止也上不肯皆自取之其言宅中而用之曰百工之事

孟子曰然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然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

曰害於耕

曰許子以金甌粟以鐵耕乎

曰然自為之與

器者不為厲陶冶

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

且許子何不為陶冶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

固不可耕且為也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必空天下

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耕且

此一事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勝君不耕許也孟子謂

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孟子言人直自百大人之事謂人君行身化也小

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

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為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

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是勞力民也君

治民也以率其民上天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

登今為獸偏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

之憂呻而敷治焉漕洪水也天下未平水盛草木暢

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多也愛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火之益猶古之火正也烈熾益說山澤草木禹疏九河

火之益猶古之火正也烈熾益說山澤草木禹疏九河

及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

過三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治也

地可耕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豈可得耕也

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種藝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司徒主人教以人

司徒主人教以人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放勳也民如此而暇耕乎重堯以不得

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

為已

為已

直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

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下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六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

蕩蕩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首蕩蕩正六

堯法天抄民無能名堯舜者也舜得人君之道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

聞變於夷者也不聞變於夷者之人

聞變於夷者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
方之學者未始以此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子之兄弟事之也三師死而遂倍之謂其死而倍之也
昔者孔子在也三年之牛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三月相與而笑皆失聲然後歸子真反築室
於山陽獨居三年然後歸謂其居山陽也
聖人欲以小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鴈鴝守不可尚已謂其守不可尚也

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鴈鴝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亦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
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此今

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後勸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

幽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
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詩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

時擊我伙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當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

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所以責陳相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

多寡同則賈相若獲大小同則賈相若

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面無二價不相為詐不相欺愚

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

言同價故曰市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無二價者也

獲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

也巨獲小獲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

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

齊同乃物之情性也獲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

若和氏之璧雖與凡

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

也小細獲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時許子

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疏曰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

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

為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壘而為泯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

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滕國至問而言告

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

以來至心願受一壘居之以為之泯也泯野人之稱已說在

孫丑篇文公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袒獲織席以為食言

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

短褐叩採織獲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

至願為聖人泯陳良儒者也陳相與其弟辛皆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在

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皆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在

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為聖人者也

今願為聖人之泯陳相相見許行而大悅蓋棄其耒耜而

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蓋棄其耒耜而

就季於許行之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至惡得其賢

言陳相後見孟子乃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為賢君者也

雖然未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饗養而兼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治

政事朝食曰饗夕曰飧今也膳君乃取財谷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穀也或穀物也廩倉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爲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又問許子必自織布然後衣者乎曰許子衣褐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其布爲衣以其即者象布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戴冠乎曰冠陳相答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答之許子冠以素爲之爾素烏也曰自織之欤孟子又問許子以素爲冠其自織之欤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爲冠以粟更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爲而不自織爲之乎曰害於耕陳相答之以謂許子不自織爲之也以其自織者斯害於耕也曰許子以釜鑿爨食以鐵爲犁用之耕否乎曰然陳相答之曰爲許子用之也自爲之欤孟子又問許子自爲釜甑或食鐵犁耕乎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之爲許子之不自爲也以粟更易之而已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自煖孟子又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械器者不以厲病於陶冶陶冶亦以器更易之以粟其爲厲其農夫哉陶冶作瓦器之匠也治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爲之

陶冶止皆取其官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爲更紛紛然交易百工斂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挑之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陳相又答之以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之歟孟子又辨之如是則爲國君治天下獨可自耕且爲之政事以治天下故陳相及此以應答故孟子一向自言而辨之乃曰有六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教化也有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作爲備具知必皆用自爲然後方用之也爲則驅率天下之人以羸因之路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人如道路之人但之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以其許行陳相皆欲君民並不知有上下貴賤相待故以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此爲尚所及羸困之路者但趙註之說耳詳而推之羸困之路不若此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此大之如此也言天下之人有但或勞其力但或勞其心者寧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耳勞其力所以見治於上人而已見治於上之人者竭力治公田以奉養上之人也治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皆出民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是天下通義人所常行者也上之人君爲言也下之人民爲言也以此推之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至卒而敷治焉孟子又言當古之唐堯盛帝之時天下猶尚未平以其大水橫流逆其勢汎汎濫濁編於天下

草木由是暢茂敷實禽獸又由此而繁息而生殖焉五穀黍稷稻麥救於是不豈登禽獸亦偏害於人猛獸之迹交

中國之道堯帝乃自憂懼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幸用虞舜而廣治之當治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后

復教民稼穡又至使契為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因堯帝舉用乃使伯益為掌火之官益視山澤草木煩盛乃烈

山澤而焚燒之禽獸於是懼而逃匿遠竄而不敢出又使禹疏通九河又淪治濟漯滌水而流注歸海又開決汝漢之水

而對壅淮泗二水而同流注歸之江九河在東北案爾雅云九江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

曰簡七曰索八曰鈎盤九曰鬲津是也江九江也案尋陽端記有云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匪江五曰

筍江六曰提江七曰廩江八曰源江九曰吹江是也然後中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大禹八年在外治木

土經三次過其家門而不得入其家雖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棄名天下民稼穡種藝殖五穀五穀既豐

熟而天下人民於是得養育其生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曰穡也人之於是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後不逸樂居處而無

以教之則近類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懼其民如此舜又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知父子

有親親慈孝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交別長幼有等親明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民之有勤勞於事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因其民之來歸者有以償其來故曰來之民之既能

直其心故以正其直為之正故曰正之民之或曲其心故以正其曲為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故

曰輔之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故曰翼之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所以欲使其自得悅樂之而已矣民既

自得而悅樂之於是又從加之恩惠而振德之振德即恩惠耳言聖人之憂於天下之民如此尚何暇以耕為乎又言堯

以不得舜而舉用使敷治焉則為民之憂舜既得堯幸而用之如舜復不得皋陶禹為輔則亦為已之憂今夫以百畝之

難耕恐為已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以言其以已之財物布與人者是謂忠惠也

謂忠惠也以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堯謂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謂仁所以為天下求得其人不過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傳

與其人尚以為易也為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又引孔子有云大哉堯帝之為
君也惟上天之為大而不可尚惟堯帝又能則法上天而行
之故蕩蕩然其德之大而民無有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
蕩蕩其覆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
此其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巍巍乎其
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急於
人而輔之耳所以但無為而享之故不必自與及焉然則
堯帝年帝之治天下豈為無所用其心哉以其但急用心於
得亦且不用於躬耕耳孟子所以言至於此者蓋欲辨許
子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並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是所以
謂之之云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不為
言矣者也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季於許行者也言
其間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蠻夷之道
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其周公仲尼
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以楚地觀
之則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之季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
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
年矣至師死而後皆云其所季而季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

言往曰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櫨任而將
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慙不成
聲也後復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至築室於孔子
之墓上之墳復居又至三年然後乃歸也又曰孔子之禮目夕奉事有子至勉強曾子同以
事之曾子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汚也
以事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漢秋陽隔隔然清
也明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比之而以事孔子之
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子之而死至事孔子之
也而人尚歸與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子
貢之思也蓋曾子同以在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
思之也若曾子同以在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
以若曾子同以在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
此非之然前又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國以是邪故
居之道為然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
道之美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駁舌之人非先王
南蠻駁舌之惡如於鳥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正道而子之

性離文園五味免檀之圖管中不生尚赫及刺人草。註

也信公與齊桓舉義兵此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

求 元孟子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 孟子曰吾固

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病不能見也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子孟子是日夷子病故不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之則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往也

問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

曰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夷子問夷子為墨者治喪貴也

而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為

是而一貴之也始使夷子葬其父母薄也是以所賤之道

可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出不葬者以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

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也

也赤子此所謂謂子也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等

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

親也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

也赤子爾爾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

也兄之子與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

也兄之子與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

也兄之子與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

也兄之子與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生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親等是為二本

其親死則葬

而委之於壑

上世未制禮之時整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壑也

他日

過之狐埋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視而不

視夫之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

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

嘍相共食之也類類也泚汗出泚此然也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泚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

之矣

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憮然者憮然也為問者有頃之間也

猶言受命

疏

墨者夷之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禮而受命也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之於墨家

之道者以名也徐辟孟子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之因

孟子弟子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病

且待病之瘳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

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

見夷子復來求見遂不得已先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

矣欲不見則不得直已之道而正之條家先王之正道則三

而不見我且見而直已之道而正彼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

治事也以薄為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此言

徐子是其直已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

而高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一正也

孟子

卷之五

下

血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